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目錄

續藏書卷十目録終

續藏書卷十

史閣叙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　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愼若我中山徐武寧也務委曲承順以求合吾識主之

初心則難者不難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叅贊處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死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成體無二一時可少者是以　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即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吾夫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眞

難、而貞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畢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畢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簫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葢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

焉用譽以與人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

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況勤於有事若我　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宜推尊而表揚之曰是惟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

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若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欲何辭也縉於 高皇僅免一啞至 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 泰陵李文正之當 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

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為可惜之人矣，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為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於事君之道，而又況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欵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塲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柰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盡余因戲

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干名、若皆愼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患得失之人、賢者恥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

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人者乎聞之赧然愧遂卽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人君子使知其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榼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設內閣之始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

史李善長奴縉言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恐懼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冤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縉父諭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 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待詔坊難

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咨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

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啓贊居多、　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　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

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纔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蕪穢無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瞀趨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闒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符章則履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儒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恂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

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
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
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
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
義哉

吾學編云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
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
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

儔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戆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

歲爲學士四歲爾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絶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横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精絶行草亦佳

天順日録云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

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死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録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録云宮闕初成 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 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

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
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懽甚賜飲至東
白

閣學記云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
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
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
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
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
啓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

自悲矣、

瑣綴録云、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覘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餧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　上諭縉曰、

皇考訓　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録、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過、逮淮進表行在、　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　仁宗嗣

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因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　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録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没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奬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羲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

日跪階下臨撥上問卿持所書來否淮即出書上

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當令與二十八

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劄於

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

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

食二十餘年杜門埽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

事七人縉既雉羅廣亦蟌夭唯文貞秉鈞文敏謀悻

(可痛)

淮之蒙詬其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帷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圜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嘗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内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 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 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内

閣、尋陞侍讀、永樂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内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

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
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
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
内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録云胡順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
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
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紞奇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 成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 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或得其目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

微甚當無他意　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旣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眞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尤在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

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即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孫勤學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

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

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荅。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旦。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

雅學士武臣雅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
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
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
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
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
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
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
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
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

領牧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
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令
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益虧損一
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
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
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
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
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

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内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敕、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從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
樂乞賜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
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
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
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
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
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
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

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二月　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　陛下二三年獲全歸

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與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雖 陛下容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 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

戒、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其思保守、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令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

嘗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譎

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久

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扣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　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

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兹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為喜今乃以為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

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勑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

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寔惟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惟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録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

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
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
士奇曰、 太皇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
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
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
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
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

尚有何事未辨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
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
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領之其二　后
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
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
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
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

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窒匠以一文嗣初教
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筒瑣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
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　仁宗召至吏部
擬授國子博士　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
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
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
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

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覩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蹈弛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

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于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憮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

慝交攜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 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 上崩又云宣德三年 上謂朝臣貪濁柰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 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惟吏部侍郎師逵廉東楊曰當時亦惟方賓有貪名 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

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即位沖年　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愼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滿泉

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　李贄曰、可知、　昭聖臨朝、　裕陵幼沖、旣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迋逆子也、時有李賢王翱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

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窃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　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惟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　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勑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

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幷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　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　勑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　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　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勑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輙能裁决、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巳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九月、復　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

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

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

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冦平班
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粮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
所儲粮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粮炒多者許假貸回
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
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
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
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勑戸部優免其家徭
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
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

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尼將爲邊患　敕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勑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　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兀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

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勑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

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庚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

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沮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畀入奏乃　詔諸司即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幷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

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勑文書舁致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　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

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　詔復西征夯以建文間江西採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

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城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刼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淸水源道旁有石

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府議有欲假他事、作勑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勑、今稱勑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

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 勑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徃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惟卿盡忠爲國令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垂賚曩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寳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

賓之日、所行喪禮、幷軍中處置事宜、 上聞訃時、未
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勑獎諭、丁巳、 梓
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
朔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
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
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勑
修 成祖文皇帝實録、榮爲總裁、辛巳、 仁宗升遐、
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奏 皇太后懿旨、
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屢沐

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勑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勑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　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

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攜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臨師難並進 宣宗親師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掌官吳誠諭吉曰服此可以

延年益壽、袪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

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殽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氊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賓駕壬午、　英廟卽位累
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祀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
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　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
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勑修　宣宗皇
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　天壽山
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
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榮講堯典
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
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

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
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
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
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耤田
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墓 詔降勑書諭遣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
還京扶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
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為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

諭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文　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所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脩在邊以虜使入境節

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
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貴而遠患或生則所
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録云　文廟英武
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
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决　文廟不樂
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决有濟人利物之
仁雖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
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
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即坎坷或少年見滯老

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更
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
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
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
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墻交搆匪才弗定醜虜窺
伺内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
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

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録云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　英宗既崩三臣久没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

勢、遠望似高、近郎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
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
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
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
上召𪧐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
塞北山川、謂𪧐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
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
泉、曰、女直有山、其巓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
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

矣經潤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進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歷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即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惟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

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惆悵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覊勤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亟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骨度圓融、祿厚財豐、賙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

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

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進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登爲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撰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

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　上出喜峯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　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思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　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

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溥復
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録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
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
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
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
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

南楊以指圖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 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 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韙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　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凛然　英宗東立英國

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奬勵之語、及溥乃
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
監國時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
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
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毎與后言及東宮時
事、惨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録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
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
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

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

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藩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殺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 太后遲之自是振日擴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

専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任發兄弟讐殺遂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毎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

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議擬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 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 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凡三楊所關繫非細

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

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羮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傾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

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旣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救公視南畿災、

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　上令公覆試公曰嘗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雅語人曰殺在內閣毋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殺無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卿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

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
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
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
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眞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

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宪、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

妙人

振風言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巳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

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

公卿皆愧此等人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

從祀廟庭今從祀、

人品非相品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漷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

忠文能得士

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翱亦薦之，

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遽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㴽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

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晩、上黙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

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閒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

諷令歛戢以此三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
罪己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
辨而刑獄冤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
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
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
福與徵歛繇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
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
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潮，以母老，留閏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祈哀解人，

此等奇人不在縉紳中

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釜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劑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

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客論岳正須生不須殺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

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陂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比救之納卒省并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

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巳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

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狥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搆又厄於媢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歿豈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搖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容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墟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因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卿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徧傳閱之平生所知闡包括殆盡夫以門墻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

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槩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

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葢將之以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儁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恊韶鈞、谿煙雲而嶠山嶽、是以丞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忞謏側目、若鍵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華之困、不足攺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

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禿翁曰楊遂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比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

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眞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淸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後季方過陝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淸應眞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眞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楚已而奉柩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

家貧需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
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懇即遣公入學、
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
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
劉儼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
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
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 上說、問二人
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
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蹋蹐乃爾二人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參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 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

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毋憂去、道景州、啓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慈、於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終